

狀元公的花邊新聞

張謇與沈雪君之戀

● 袁宙宗

慈禧賞識赴日考察

慈禧作壽，全國各地貢獻奇珍異寶何止千萬，但必須先打通總管太監李蓮英這一關。余覺早已打聽清楚，先向李蓮英致送厚禮。慈禧太后一見十六面大屏，比丹青所繪還好，點頭稱許，隨即叫道：「小李子，傳繆供奉來。」

原來繆供奉名素筠，雲南人，藝術造詣頗有一套。能書善畫，略通詩詞，慈禧太后年輕時好動，喜附庸風雅，題詩填詞，丹青書法，早在少女時期在江南學到一些，聽政時亦偶爾為之。但一般應酬，多由繆供奉操刀。宮中人稱之為繆姑媽，她在慈禧面前頗具影響力。慈禧問她說：

「你瞧瞧，這些刺繡技藝如何？以你眼光評論！」

繆素筠細細端詳一遍，回稟說：

「老佛爺，實在太好了，這簡直是巧奪天工，奴才平生還未見到過如此手藝，其作品如此精巧，不知其人如何？」

李蓮英在一旁應聲說：

「老佛爺，沈氏夫婦也來京候旨，何不傳他

一見。」

慈禧傳旨沈氏夫婦入覲。這時沈雪君年剛三十，資質典雅，望之猶似豆蔻年華的少女，含羞侍立。慈禧生長江南，對這位蘇州美人，頗具好感，叫她走近身邊，撫著她的玉手面對眾人說：

「你們瞧瞧，這孩子長得夠俊哪！尤其她的一雙玉手多夠巧啊！年紀輕輕的竟能刺出這樣的作品，真是天才。傳旨出去，他們夫妻，一體賜宴。」

過了幾天，慈禧又傳旨嘉勉，並頒賜「福壽」字絹，雙龍寶星商部四等勳章。從此余覺更名「余福」，沈雪君更名「沈壽」。並令工商部設「繡工科」於北京，以余覺任總理，雪君任總教習，傳藝授徒，開繡工學校之始。

慈禧太后為了沈壽增廣見聞，以利教學，特囑工商部派他們夫婦去日本考察刺繡技藝。他們既得此際遇，十分用心，對日本刺繡獨特技巧，除心領神會外，並一一記載下來，作為未來改進的參考，這一來使沈雪君在繡藝上，更上一層。光緒三十一年，又在蘇州開設「福壽繡廠」以開展繡藝事業。

(下)

光緒三十二年，沈壽奉派赴美參加「舊金山巴拿馬博覽會」，余福則留京辦學。沈壽至美，工商界領袖以及華僑團體熱烈接待，宴無寧日。她本來是一位林黛玉型的嬌弱體質，難以應付無止的酬酢，身體和精神上都感到不耐。再加上她姐姐沈立從北京來信，告訴她丈夫余覺趁她不在，竟在八大胡同裏，先後買了兩個姨太太，左擁右抱，自得其樂，使她傷心欲絕，勉強支持兩個多月，悵然賦歸，在她心靈上所受的創傷，是無法恢復的。

巴拿馬博覽會，沈壽所繡的耶穌像，榮獲一等大獎，算是國際殊榮，但在她受刺激之餘，已漠然不顧，回到北京，慈禧太后聽說她的耶穌繡像，蜚聲國際，榮獲大獎，特加讚許，並交付一幅意大利皇后的肖像，告訴她說：

「聽說意后過兩年要大肆慶祝生日，你拿這張像片去，仿意后儀態繡一幅四尺大像，作為生日禮物，為國增光。使夷人知道我天朝的藝術造詣。」

沈壽領旨，回家以後細心忖度，當時的意后號稱世界四大美人之一，身著披肩，外罩白色輕

紗套衣，胸前佩戴各種勳章，從嫵媚中顯得雍容華貴而具威儀。沈壽細心繡刺，光緒三十三年終於完成，送宮中品評。可惜這時光緒皇帝已病入膏肓，慈禧太后亦精神不愉，見所繡意后，色澤勻洽，栩栩如生，遠比照片還要動人，但因精神不濟，無力多顧，只勉強拼出一聲：

「很好，送慶親王處理。我恐無力和夷人酬酢了。」

光緒三十四年，光緒和慈禧先後崩殂，國遭大喪，意后的畫像，直到宣統元年始送達意大利。意后見了這幅畫像，濃淡適度，神采奕奕，比她過去所繪製的油畫都要滿意，她認為能以針繡製成，真是奇蹟，特別致函向中國政府道謝，並稱贊中國文化水準高，尤其對沈壽大加贊揚，認為她堪稱世界第一美術家，特贈宣統皇帝最高意大利勳章聖母瑪利亞寶星勳章一座。另把意后平日佩戴的鑽石手表一只、五色鑲寶星一座，意幣二十萬作為對沈壽的酬謝。外國報紙競相刊登沈壽之名，蜚聲國際，意大利並邀請沈壽參加羅馬博覽會。

從比繡聖之譽，不脛而走。她雖然博得美名，但在私人生活方面卻是鬱抑酸辛的。

辛亥革命，改朝換代，滿清的政權崩潰了，樹倒猢猻散，京師的繡工科停辦了，余福帶了兩個姨太太和沈壽到天津去謀出路，開設一個私人的刺繡傳習所，招徒授藝。但因開支很大，而北方的局勢動盪不安，有心花錢學藝的人，並不比北京為多，所以經營起來，並不如意，爲了全家開支，只好勉強撐持下去。

女子師範繡工專科

民國初年，袁世凱任總統，張謇被邀北上任農工商總長，張謇自訂年譜云：

「二年癸丑，六十一歲，七月，熊希齡組內閣，連電屬任農商，辭，強益迫切，袁電以農林工商見屬……九月十六日北行，十八日至京，熊梁（士貽）諸人同至公府訂大政方針。」

沈壽由意后所頒贈的寶星鑽表以及意幣二十萬，農商部一直未發給她，她聽說新任農商部長已由張謇接任，她和張謇在南洋勸學會曾經相識，又是江蘇同鄉，因此屢次去農商部求見，託請張謇能幫助發給她，張謇乃呈報袁總統核准如數發給，因此她對張謇十分感激，張謇對她的才藝也十分賞識。

張謇在「九錄，卷五」說：

「明年（宣統二年）送一女生於京師，從之學，又明年辛亥，京師繡科罷散，壽旋天津，教繡自給。謇恐其藝之不果傳也，則於南通女子師範學校附設繡工，延壽主任。」

袁世凱是一個好弄權術的人，所用之人，多為趨炎附勢之徒，正人君子多不折服，黃遠生批評云：

「雞鳴狗盜之士，以袁門為最多，頑固黨相聚而語，輒謂李鴻章之用人，不過下及買辦士儉，袁世凱用人，乃男盜女娼者亦用之，此言亦自有半面之真理……」（申報，游民政治）

張謇對袁之用心頗不以為然，民國三年辭去總長職。四年，眼看「籌安會」鬧得烏煙瘴氣，

親往見袁，希望勿作帝制打算，未得結果，四年八月，乃回南通，並將女子師範學校繡工科改為刺繡學校，張謇兼校長，以沈壽為教務長，另一說是女工傳習所所長，余福則以國文教席兼庶務主任。張謇又將「有斐館」供作余氏一家人住。沈壽既理教務，又要親授學生針指，一天忙到晚，回到家時，又看到余覺的姨太太葉氏趾高氣揚地在她面前示威，因為她已替余覺生了個兒子，自鳴得意。另一個姨太太，借去日學刺繡為名，和北京一個唱小生的戲子趙欣伯私奔了。沈壽回到家時，得不到一點溫暖，看在眼裏，氣在心裏。而她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多愁善感，近乎沉鬱的詩人之質，憂能傷人，不久突患血崩。張謇本愛其才，從各方面得悉她受的委屈，十分同情，曾賦詩云：

致病非今始見今，一言頓使淚沾襟。
終身自分無人覺，不道醫和是聖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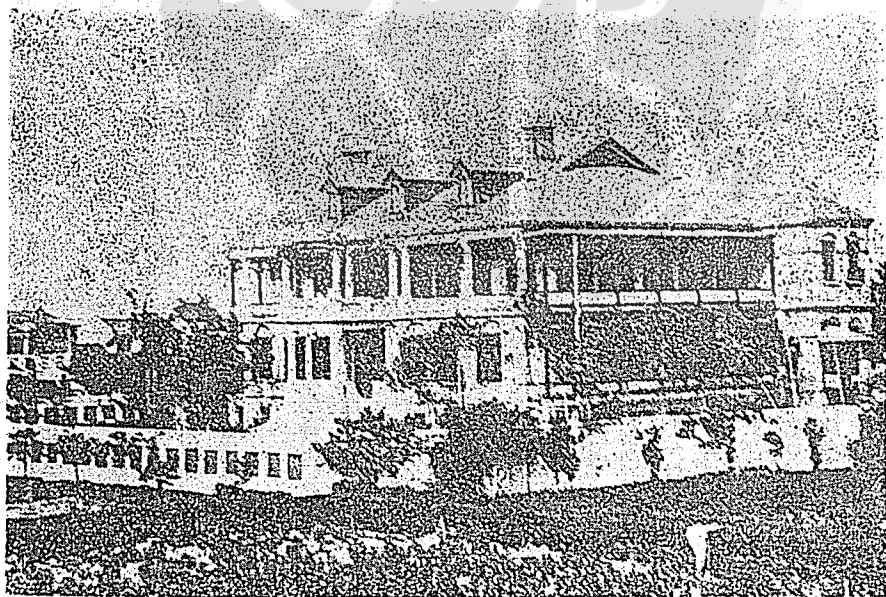
佳人薄命名士憐才

沈壽和余覺的結合並不幸福，據沈壽的胞姐沈立說，自從她嫁給余家所受的凌辱，共達二十五次之多，因為顧慮父母為她傷心，所以隱忍不言，有時難以容忍，乃向沈立訴說，往往姐妹相對而泣，無人知曉。沈壽死後，沈立曾對南通日報新聞記者發表「亡妹遺恨」云：

「我妹妹將死之前三四年，屢次發病，都曾憤恨流淚，向我傾訴，我極想把我妹妹一生的痛苦寫成一張冤單，等她死後拿來發表，可惜我的文筆不足以表達。」



。 影 合 人 家 與 寒 張



。 詩 題 梅 為 並 芳 蘭 梅 伶 名 宴 款 此 在 曾 寒 張 ， 業 別 南 濠 宅 住 的 寒 張

張謇爲了沈壽的養病，把他的「濠陽小築」的前院「謙亭」借與她居住，使她減少奔忙，又可就近延醫照顧。她對張謇的厚意是感激不盡的，爲了報答他的恩義，更加奮勉不息。張謇一再勸她要多休息，但她仍然如故，張謇又賦詩云：

病如眠起柳眉眉，愁似蕉心旋轉攢。
誰與金剛無量壽，可憐猶作健兒看。

據張謇九錄，專錄卷五云：

「病稍間，則時時叩所謂法？壽之言曰：『我針法非有所受也。少而學焉，長而習焉，舊法而已。既悟繡以像物，物自有真，當做真。既見歐人鉛油之畫，本於攝影，影生於光，光有陰陽，當辨陰陽，潛神疑慮，以新意運舊法，漸有得。既又一游日本，觀其美術之繡，歸益有得，久之，遂覺天壤之間，千形萬態，但入吾目，無不可入吾針，即無不可入吾繡。』」

「壽聞其言而善焉，以爲一藝事也，而有廣大精微之思。而沈壽一女子於繡得之也，乃屬其自繡之始迄於卒，一物一事，一針一法，審思詳語，爲類別而記之。日或一二條，或二三日而竟一條，次爲程以疏其可傳之法，別爲題以括其不可傳之意，語欲凡女子之易曉也，不務求深，術欲凡學繡之有徵也。不敢涉誕，積數月而成此譜，且復問，且加審，且易稿，如是者再三，無一字不自謫出，實無一語不自謫出也。」

張謇爲一大實業家，諸事繁忙，竟爲壽如此用心，其對沈壽藝之尊重可知矣。他爲她撰成「沈壽繡譜」并序云：

「嗟乎，莽莽神州，獨闕工藝之書耳。習之

無得者不能言，言之無序者不能記，記之或誣或陋，或過于文，則不能信與行。一人絕藝，死便休息，而泯焉無傳者，豈不以是？伊古以來。凡能成一藝之名，孰不有其獨運之深心，與不可磨之精氣。而浮溫雪電，瞬息即逝，徒留其存亡疑是之名，而終無以禪其深造自得之法，豈非生人之大憾？而世之所謂至不幸，繡云乎哉！壽爲是輒以是寄古今無涯之悲，寧獨以慰壽舒其幽憂，而償其傳授之勞也。壽有獨立足以傳世之藝，故從金石書婦女特例，書曰吳縣沈壽。」（專錄卷五）

他眼看沈壽病體加重，曾致書曰：

「熱日易感，切勿俯頭事繡，小臥最好。使人去，附書致問謙亭主人安否？壽八月二十六日九時」

沈壽披讀謫書，泫泫下淚，知己病已成沉痾，要好不易，此生難報知遇，特請謫手書「謙亭」二字，用自己秀髮扶病刺繡起來贈謫以作永久留念。謫賦詩云：

感遇深情不可滅，自梳青髮手參珍。
繡成一對謙亭字，留證雌雄寶劍看。
並賦七律一首以贈。

雪君髮繡謙亭字，爲借亭養病之報，賦長句酬之：

枉道林塘適病身，累君仍費繡精神。
別裁織錦旋圖字，不數迴心斷髮人。
美意直應珠論價，餘光猶厭黛爲諱。
當中記得連環樣，璧月庭前祇兩巡。

民國九年中秋節，謫陪壽度過佳節，他知她

病體已重，全靠精神力量在支持，因賦詩云：

中元風物是中秋，扶病看燈拜月休；
太息明年人在否？兩行燭淚替人流。

余福荒唐自撰痛史

沈壽罹病，余福與姨太太葉氏寄居「有斐館」據謫言沈壽自病到死，余福不但未延一醫，花一錢，買一藥，反在病重的時候，由上海趕回南通，索取意后所贈鑽表。且在早就從沈壽處搬取什物。謫云：

「或者以爲雪君誠賢，惟命是從，故今次取一物，下次取一物，可以示夫權，可以誇示於姬以自快。則每況愈下，更鄙非不足道。」

謫又云：

「始病屢見，即語冰臣（余福字），冰臣答：此老病，吾非醫，屢晤何爲？」

張謇對余福本來是很器重的，沈壽赴南通之先，余福早一年南下，張謇任命他擔任貧民工廠廠長，兼管上海福壽繡織公司業務，一年後沈壽和胞姐沈立、胞兄沈右衡，一起到南通供職於張謇屬下的事業。可是余福不專於職，揮霍無度，他所負責的貧民工廠，福壽公司竟然虧損達一萬七千餘元，張謇始悉余福之爲人不足取，斥之爲拆白黨，同情沈壽「遇人不淑，幽憂抑鬱成疾，而至於死。」

余福後來知道張謇對他厭惡，有意搬回蘇州，特向沈壽商討其事。話未說完，壽斷然拒絕，並告訴他：

「你有心愛的葉氏相伴，這不是很好嗎？我



文采風流的末代狀元民國總長張謇。

已獻身於藝術，感膏翁之提挈，雖惡疾纏身，盡瘁於斯，亦無怨尤。請你不要多費唇舌！」

余福自知說不動妻子，羞憤之餘，帶著姨太太葉氏搬回蘇州，這對張謇和沈壽都過意不去。他老羞成怒，自我搗臭，在家門前自掛對聯云：

佛云：不可說，不可說；

子曰：如之何，如之何！

所謂「不可說」者，因他問心有愧，無話可言也。

所謂「如之何」者，言事已如此，自己理缺

，尚復何言也。

他又用「鵲口孤鸛」作筆名，洋洋數萬言，寫成「余覺沈壽夫婦痛史」，自我解嘲，說是張尚糾纏其妻，恬不為恥。自願戴上綠頭巾，成為街頭巷尾，酒餘茶後的談話題材。

沈壽的病，余福給她刺激是為主因，張謇是她最感戴的人，也因她而蒙受其辱，使她在心理上和精神的創傷最為嚴重，所以病體逐日加深，藥石枉效。謇特在上海請來德醫診斷，終難以回天。民國十年五月，這位馳名遐邇的繡聖，玉殞

香銷，十月卜葬於南通城南之黃泥山麓，享年四十八歲。張謇特為之書墓表，作哀辭。並作惜憶詩四十八首。

盛名之累世俗之論

平心而論，就當時張謇的財勢言，文人中無出其右者。據傳他在江南創設十三家紗廠，墾殖十餘萬平方公里土地，屬下員工達數十萬人。所辦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達二十餘所。南通的狼山、馬山、劍山、軍山、黃山等名勝古蹟地區，均建有別墅。以他的財力、地位，要我幾個絕代美人，以慰晚年，實在容易得很，為什麼要去貪戀一個徐娘半老，疾病纏綿的沈壽呢？何況沈壽好潔成癖，不樂異性之歡；而張謇又年近古稀，八八陽絕的時候，男貪女愛，似不可能。所以謇之於壽，完全愛其才德，而同情所事非人，處境堪哀。故壽死後為之哀辭云：

「於雪君有一日師弟之雅，設於其生平德性、操行、智識、技能、詞令及其所處之含辛茹苦，而至於病，而至於死，而噤不言，何以慰雪君？僕自思於如此之人、之藝、之事，之可哀而不一言，僕文安所用？所謂非平人之慟而誰為也！」

張謇和沈壽二人，均負盛名之累，其言行為社會大眾所注目，而余福因謇哀辭發表，修養不夠，反唇相譏，自我搗臭，於是眾口騰說，傳為笑談。就事實言，謇壽之間，一個憐才，一個感德，惺惺相惜，精神憐愛，或者有之。如果說他們純屬三角戀愛，兒女私情，這到未必。